

書名

卷一百五十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撰者

明丘濬撰

卷

卷一百五十

內容分類

子-儒家-議論經濟-明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守邊固圉之略上

詩小雅出車之三章曰王周命南仲將往城于方

出車彭彭旂交龍為旂旒央央鮮明天子命我城彼朔方

赫威名顯南仲顯猷于襄除也言勝之

程頤曰城朔方而猷于襄除禦戎之患也

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也

臣按朔方之地自三代已為邊地漢人城之以



過虜之內侵宋始廢其城而棄其地程氏謂禦
戎狄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乃帝王禦
戎之要法萬世所當遵守者也

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命有司補其闕薄城郭戒門

鍵鎖閉鎖慎管籥籥者此蓋兼中外而言也至

梁橋也塞後徑

陳澔曰城郭欲其享實故言坏門閭備禦非常故
言戒鍵閉或有破壞故云脩管籥不可妄開故云
慎要塞邊城要害處也後徑野獸往來之路
陸佃曰坏城郭而門閭不戒無益也脩鍵閉而管

籥不慎無益也固封疆而邊境不備無益也完要
塞謹關梁而後徑不塞無益也

臣按月令於孟冬之月既命百官謹蓋藏命有

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斂而又命有司坏城郭戒
門閭脩鍵閉慎管籥者此蓋兼中外而言也至
於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後徑則專
為邊境言焉然邊境之中亦有城郭而其
也則有門閭焉門閭之或啓或閉以管
籥以司之故既坏其城郭之闕薄使之墜而厚
而又戒其門禁之出入於鍵閉管籥也則又脩

而理之慎而守之。所以防內之出而外之入也。若夫封疆之固邊境之備。則其所防者。為恐盜賊之竊發。外恐夷狄之侵陵。雖以江事之。可亦必歲歲為先事之備於要塞也。則完之以。要衝於關梁也。則謹之以。限其出入。然非但於人馬可行之地。而致其備。則凡野獸往來之徑。僅可容足者。亦無不致其謹焉。可見古人於封疆之守。邊防之備。其嚴且密也。如此後世為政。苟具目前而於邊塞之地。無事則一切置之不問。一有事焉。則急遽之際。倉皇無措者多矣。其

者。以樵薪之故。而翦其蒙翳。以營造之故。而伐其障蔽。以游畋之故。而廢其險隘。殊不知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無其險。尚百計以營為之。况有其險而自去之。以為虜除道邪。智者不為也。後之君子。尚思所以為先事備。而毋貽臨時噬臍無及之悔。臣竊以為

今京師切近邊塞。所恃以為險固者。內而太行。西來一帶。重岡連阜。外而渾蔚等州。高山峻嶺。蹊徑狹隘。林木茂密。以限虜騎馳突。不知何人始於何時。乃以薪炭之故。營繕之用。伐木取材。

折枝為薪。燒柴為炭。致使木植日稀。蹊徑日通。險隘日夷。設使國家常如今日之無事。固無所用之不幸。一旦而有風塵之警。將何以抗。臣來而拒其入乎。失今不為之限制。臣恐日甚一日。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臣請下工部稽考洪武永樂年間以來。其所用材木薪炭取於何所。掌於何人。凡其可以措置之方。用度之數。與夫愛惜減省之節目。一一以聞。必須無損於邊關。無虧於國用。定為經久之計。其事雖小。所係實大。考諸司職掌。於工部抽分條。止云抽分竹木。大場如遇客商興販竹木柴炭等項。照例抽分。

祖若不不敷定奪奏聞給價取買或差入政辦則是造而不知當時大庖之費內臣之故何所取材意者洪武之初建都江南沿江蘆葦自足以供時之用也蘆葦易生之物刈去復生沿江千里取用不盡非若木植非歷十數星霜不可以燃取之須有盡時生之邊關將何所取耶夫自立柴敵於易州以來恒聚山東西北直隸數千於此取柴炭以供國用又役順天之民為批柴夫府縣添設佐二官以專管之又特敕侍郎或尚書一員以總督之此事非特今朝無有定制而前代亦有善處之法然則前代皆不舉火耶古之人必有善處之法然則前代不載無從稽考意者以此為非要之務然則前代宜姑取足用政不必顯顯設官拘拘口食之奉以奪民衣食之資也為今之宜移置易州柴礮於近京之地散遣丁夫各還原籍量其州縣大小人民多寡定為限期俾其依期運納輸納內外衙門每歲定為限期俾其依期運納

一痛如戶部糧草例取納足通關以憑替考又必
貯為禁革除去印格苟薪柴可以燃燎即與
之炭不必問所從來限以式樣如宋之未世所
獨可以少為邊關之固而京畿及山東之
時苟生之物者不日其價則增者盡矣採辦者
甚矣而西又竊有一見請於邊關一帶東起
以山種樹一於其近邊內地隨其地之廣狹
阜之側三五里或七八十里若其地係是民
官府郎於其近便地撥與草場及官地如教
之法司遇有犯罪例應罰贖者定為則例徒
年者種樹若干二年者若干杖答以下則例
之人當官領價認種某樹若干長短大小皆
之度以必成爲効有枯損者乃責其陪其所
之木必相去丈許列行破縫參錯蔽虧使
不得直馳官軍可以巡視歲遣御史人員督
司設法看守委官巡視歲遣御史人員督
不許作踐破伐違者治以重罪待其五七年
盛之後歲一遣官採其枝條以為薪炭之用
此則國用因之奇民困之為薪炭之用如
亦因之以壯固矣又今京城軍民百萬之家
以石煤伐薪除大官外其惜薪司當給薪者
過數千人之煙爨無京民百分一獨不可
煤乎黨以為便乞下便納挑運州縣計其買
產覓工價所費幾何俾其辦價送官量給與
市石煤以爨是亦良便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城郢沈尹六曰古者天
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
卑守在四境同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安其野三

是亦良便

務春秋之務三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

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壘境親其民人明

其伍候部伍相為候望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誼不僭

不貪不懦不耆強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

臣按楚人畏吳之疆而城郢郢者楚之國都也

不能遠撫邊境惟欲近守城郭故沈尹戌告之

以此夫諸侯之守固在四鄰天子之守固在四

夷然必四境備而後及於鄰封諸侯服而後及

於夷狄近者未備何以服遠內者未脩何以攘

外宋范仲淹欲脩京城執政者引囊瓦城郢之

事以沮之泥古人之陳言而不知當世之事實

者也

秦始皇三十三年蒙恬於西北斥逐匈奴單于不勝

秦北從盡收河南地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因河為塞

築長城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

東萬餘里

臣按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其

為計也亦勞矣然此豈獨始皇築也昭王時已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亦非盡秦築也趙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燕自造陽

至襄平亦皆築長是則秦之前固有築者

豈但秦也秦之後若魏若北齊若隋亦皆築焉
蓋天以山川險隘限夷狄有所不足增而補之
亦不為過然內政不脩而區區於外侮之禦乃
至於竭天下之財以兵無窮已之功是則不知
所務矣雖然長城之築雖曰勞民然亦有為民
之意存焉設使漢之繼秦因其已成之勢加以
脩葺魏之繼漢晉之繼魏世世皆然則天下後
世亦將有以賴之限隔華夷使腥膻桀鷲之虜
不得以為吾民害矣奈何後之人懲秦人起閭

左之失慮蒙恬絕地脉之禍而廢其已成之功
豈不可惜哉後世守邊者於邊塞之地無山川
險阻之限而能因院陜之關順形勢之便築為
邊墻以扼虜人之馳突亦不可無也但不可速
成而廣擾爾若就用其守御之人而限以三十
年之久徐徐而為之其成雖遲猶勝於不為也

始皇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

地名中築亭障

以逐戎人恬居上郡十餘年威振匈奴

水經曰趙武靈王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山
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兩岸若

闕焉自闕北出黃中關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
闕戍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

臣按所謂高闕者其山中斷兩岸若闕焉今之
邊闕皆是萬山綿亘之間忽然中斷可以往來
故歷代設為重城屯士卒以戍守之所以絕華
夷之通使外之寇賊不得入而內之姦細不得
出也按史高闕在古朔方臨戎縣北連山中斷
兩峰俱峻若城闕焉朔方古夏州也今地在黃
河套中世不知其所在就以今日邊關言之其
最大而要者居庸紫荆松亭鴉門是也前代關

隘之設皆為守邊惟今日邊關則咫尺

神京之側非但守邊也蓋開闢之初天造地設
此連亘之山以為華夷之限而又遣巨靈擘開
兩山以通出入蓋於億萬載之前豫有待乎我
朝開國於億萬載之下也自古建都于燕者前
有召公奭後有金元然金元夷狄也曷足以當
此山川之王氣哉王氣之隆政有在乎

今日雖然漢人繼奏之後則以奏為鑒告人繼
隋之後則以隋為鑒彼奏與隋豈漢唐所可匹
哉而以為鑒者儆戒生於不足也臣嘗觀元人

進金史之表曰勁卒擣居庸闕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搃其吭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鑑也然擣居庸而謂之拊背出紫荆而謂之搃吭則其立言之間輕重緩急不問可知蓋背乃人身之所倚負而吭則呼吸飲食所必經死生之係也况今六軍億兆聚于

京師北倚居庸卽為重鎮而紫荆乃南出之路疾騎抵吾運道數日可到是尤不可不加之意焉議者往往急居庸而後紫荆此不知大勢者之言也伏望

聖明深以前代為鑒防患於未然宗社生靈不勝大幸

漢書賈誼傳曰斥堠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甲胄而

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臯桔臯頭堠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卽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卽燃之以望其煙曰燧

顏師古曰晝則燔燧夜則舉烽

臣按烽燧之制自漢已有之

鼂錯言于文帝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鐵蒺藜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謂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

外藩

如淳曰。藺石。城上雷石也。

蘇林曰。渠荅。鐵蒺藜也。作虎落於塞要下。以沙布其表。但視其迹。以知匈奴來入。

文帝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昂。虜人畜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

騎至雍。其泉詔以中尉周舍。郎中張武為將軍。車千乘。騎卒十萬軍。長安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窋侯魏遼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屯三郡。上親勞軍。勒兵。自欲征匈奴。群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以張相如藥布為將軍。擊逐出塞而還。

臣按漢文帝一聞邊報。即欲勒兵自征匈奴。帝之奮發則有矣。然非帝王禦邊之常道也。蓋備邊有其要。不在於臨時。而在於平日。禦邊有其道。不在於自用。而在於用人。是以自古聖帝明王。知中國之害在於夷狄。故於封疆之守。尤盡

心焉。故於無事之時。謀為措置。會計考驗。凡吾
土宇之內。臨邊之地。若干處。其延袤幾何。某處
為總會。某處為要害。某虜最為強悍。沿邊之城
堡若干。戍卒若干。斥候若干。某處當何如而守。
某虜當何如而備。某人可用為將帥。某人可用
為偏裨。虜侵某處。當用何處兵以援之。虜若深
入。當於何所而扼其歸。某城與某城相接。某寨
與某寨相連。里數之遠近。山川之險易。人力之
勇怯。儲峙之多寡。具而為圖。書而為策。實于座
右。則人君雖居九重之上。深宮之中。不出殿門

而邊寨城堡將卒戎落。皆懸著於目睫之間。展
轉於心膂之內。一有警報。即按圖運謀。因機生
智。隨能命將。合眾人之長。集群策之要。政不必
親駕六飛。躬臨沙之區。自親矢石之。用屈帝
王之尊。為犬羊之敵。勝之不足以為武。不幸而
敗焉。豈不長夷狄之威。而貽中國之恥哉。然則
寇準勸真宗幸澶淵。亦未嘗曰。聖人處事。于其
常而不于其幸。夫以漢高祖英雄之主。而一時
名將多在。尚且幾危於平城。真宗視高祖如何。
寇準視陳平如何。高瓊視樊噲如何。必有能辨

之者

文帝後六年。匈奴入上郡雲中所殺略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遣將軍令免屯飛狐。蘇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

臣按漢都上安。上郡雲中皆近邊之地。烽火通於甘泉。蓋傳報耳。非虜至甘泉也。飛狐句注之屯。以備雲中。北地細柳霸上棘門之屯。以備上郡。蓋古人守邊。既於臨寨之地。建城寨築亭障。屯戍卒。命將專守其地。遇虜來寇。既自禦之。又

通報於朝廷。朝廷遣將屯其要害。以備之所。為邊將之聲援耳。不必親臨其地也。使虜聞之。知吾有備。縱得入寨。不敢馳突其寨。垣守禦一責之。邊將非其力不能支。所遣之將不輕出也。大抵內地之兵。與戍邊之卒異。內兵不經戰陳。不曉地利。且多驕脆。但可以為聲援耳。不若生長邊陲者。慣戰而耐若。不徒為國。而又亦各自為其家。一卒亡。一丁補。知其必不可已。所以肯捐軀拒敵也。不然。一旦命貴將統內軍以臨之。兵不識將。將不知兵情。既不通教。又非素甚者。

乃至未戰則用邊兵以供役臨戰則驅邊兵以當先遇有功次又攘而有之此成邊將士所以解體也臣請遇有邊徼宜如漢文遣將屯軍故事而責其功於邊將彼此相應以為聲援虜知吾內外有備則自然退縮矣

武帝太初四年遣光祿勳徐自為築五原塞外列城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胸

顏師古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為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卽此障也

昭帝時匈奴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

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

元帝時單于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候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為幕北建塞徼起亭隧深開小道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

不忘危不可復罷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
猶尚犯禁文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自中國尚
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
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
之人恐其思舊逃亡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
民貪利侵盜其蓄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
不絕今罷乘塞乘登之則止慢易分爭之漸往者從
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又邊
人奴婢愁若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
何與夫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

不可制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士垣也或因

山巖石木柴僵落謂山上枯木谿谷水門稍稍平之

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議者不深慮其終始
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
塞破壞亭隧滅絕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
聞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
變之長策也

顏師古曰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

臣按班史武紀所謂城障列亭匈奴傳所謂建

塞徼起亭隧是乃古人候望之所今世所謂營

堡墩臺之類也。賈誼傳所謂斥候烽燧鼂錯傳所謂蘭石渠荅虎落是乃古人候望之具。今世所謂煙火信礮礮石之類也。大抵斥候以遠為宜。以高為貴。以簡為便。蓋近則緩不及。事低則候不及。遠繁則人少而費多。臣請以今日邊事言之。且如宣府一處腹裏墩口二百七十二所。沿邊共四百五十六所。卽此一處以例其餘。其城寨之設皆當要害之處。固無容議。但墩臺之類則恐失之太多矣。臣愚以為設墩臺以候望也。其相去之遠近當以火光可見礮聲可聞為

限。夫以方丈之土堆十數之孤卒持一二日之水米出於數百里之外。其孤危甚矣。苟非地險而逕迂。勢高而食足。其乘障者幾何不為虜。持首去如狄山也哉。臣竊以為宜遣行邊大臣會同守邊將帥躬行邊地。相其事勢。審其形便。於凡舊日墩臺可省者省之。可增者增之。可併者併之。大抵主於簡而遠聲聞可相接。目力可相及。處則立為一墩。及於衆墩之間要害處立為一堡。使之統其附近諸墩。有事則相為接應。墩統於堡。堡統於城。如擘指之相使。如氣脉之周

流於外墩之內每二三十里各為總臺數處以
次通報於城中其墩之制高必極望墩之下於
三四里間四週俱築為土牆高四五尺長七八
尺許橫斜錯亂彼此相入人須委曲然後可行
使虜馬不能侵近其墩之上除候卒自持口糧
外常蓄一月水米以防不測若夫烽燧之制古
人書則燔燧夜則舉烽偶遇風勁則煙斜而不
能示遠值霖雨則火鬱而不能大明宜於墩臺
之上立為長竿分為三等上懸紅燈以燈數多
寡為虜緩急衆寡之候所謂紅燈者煨羊角效
魚鮓為之而染以紅遇夜則懸以示遠數百里
之間舉目可見矣

以上守邊固圉之略上